

在兰州街头徘徊

周苏蔚

时光流走,大自然以“热情”的方式向江南人示威,于是,温润的江南似乎已经没有自己的季节符号,丢失了四季分明的春夏秋冬。以往七月份才开始穿上身的短袖,现在从四月一直要穿到十月的寒露,“热情”方才恋恋不舍地褪去。

2024年白露过后,朋友们难以忍受不停歇的高温热浪,结伴去西北避暑。我们沿着大青甘线转了一圈。那里白天摄氏二十四度,夜晚摄氏二度,这样的温度对于被高温蒸烤的江南人来说,真是舒服的天堂日子。虽然大青甘线天然的荒漠景色、优良的气候条件、一望无际湛蓝的天空,以及厚重的历史文化,给我留下了意想不到的、难以抹去的印象。但是,兰州,也只有兰州,时时温习,至今仍旧能够让我回味无穷,念念不忘。

我在兰州街头徘徊,一遍又一遍。

行走大青甘线,出发地便是兰州,一圈走下来终点还是兰州;所以,我可以在非常有限的空余时间里,明晰地体会到兰州的光环。同行的薛先生四十多年前因工作原因曾来过兰州,那时的兰州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一片灰蒙蒙,漫天风沙,行人裹着围巾;目力所见的山峦没有树木绿草。马路不宽,弯弯曲曲,垃圾灰尘随处可见。这次再到兰州,仿佛见到一个透亮崭新的城市:环境干净,道路宽敞,天际灿烂碧蓝,老百姓安居乐业,与沿海发达城市相比,除了方言,没多大区别。

西北交通要道,商埠重镇,有着“黄河明珠”美誉的兰州,是我一直渴望到达的城市,这么多年的行走,中国唯一一个我没有去过的省会城市,只有兰州。

对于吃面毫无抵抗力的我来讲,兰州牛肉面是诱惑我奔赴这个城市最好的借口。整个兰州城市最亮的餐饮招牌,或者说能够拿得出手的食物,还就是“兰州牛肉面”。有人问我:江南也有兰州牛肉面,兰州和江南的有何区别?没有去兰州之前,我也有同样的想法。江南各地尤其是常州地区各式牛肉面,我光顾过的不在少数。可是在兰州品尝过牛肉面后,才知差之千里。兰州牛肉面的牛肉酥而不烂,白萝卜清甜无渣,面柔韧有劲,汤清味浓,热气腾腾,实实在在,鲜香无比。“吸溜”一口面,喝上一口汤,那叫一个“爽”。如果喜欢吃辣,有免费秘制的油泼辣子,特别香。

在兰州吃面,首先不理解的是,兰州牛肉面为什么不叫兰州牛肉拉面?而江南许多面馆的招牌往往会特地打出“兰州拉面”以区别其它面店。询问后才知,不仅仅是兰州,整个大西北遵循古法以手工拉面居多,将面团反复揉、揉、揉、揉、揉、揉,一气呵成,没有我们江南的机器擀面。既然全是纯手工技术拉面,那就没有必要再特别强调“拉面”。当然,兰州的拉面按照宽度,分为大宽、韭叶子、二柱子、一细(毛细)、二细、三细。街头面馆最多的还是一细,稍微有点规模的面馆会有二细、三细。去面馆会问:“要个撒捏?”答:“来个毛细”。

第二个不理解,为什么兰州牛肉面的价格相当便宜?十到二十块钱一大海碗。海碗有多大?可以给一个小孩子当帽子挡风雨。如果你要加肉,另外算钱,十块钱一份;还可以加卤蛋、加小菜。当地朋友解释道:兰州牛肉面创始人的目的,就是能够让普通人、寻常百姓都吃得起,所以价格一直不高。

第三个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兰州牛肉面的汤尤其多?一般人真喝不了那么多。虽然江南苏州昆山的奥灶面也以汤宽为特色,那是酱油红汤;而兰州牛肉面相当鲜美的一大碗汤,是用牛大骨熬制了一天一夜的真材实料啊,清白的面汤上还飘着一层鲜嫩绿色的蒜葱花。原来,初创兰州牛肉面的前辈们的心意是,面吃完了,多余的面汤可以带回去加热后泡面饼,下一餐仍旧能填饱肚子。于是,一碗兰州牛肉面成了一个人一天的伙食。

朋友悄悄地告诉我:“这可是用母亲河(黄河)的水熬出来的汤啊!”去兰州为了吃牛肉面,我做了一点功课,网上搜查得知兰州有28家百年老字号牛肉面馆,最有

名的是“马子禄”。那天下午逛完中山桥,我和两位结伴同行的赵先生便兴冲冲地寻找最有名的中华百年老字号“马子禄”面馆。马子禄面馆历经三代,如今已经冲出国门,新加坡、日本东京都有它的身影。很可惜,天渐渐暗下来,路灯敞亮,兜兜转转找到马子禄面馆,里面却是一片漆黑。路边行人说,这家百年老店下午就关门了。我们只得在附近一家没有百年历史的老字号加盟店——“金城老碗”牛肉面馆,品尝了兰州牛肉面。回头坐滴滴打车和师傅聊天,他开口就打趣,说:“一看你们就是外地人。”“怎么理解?”师傅说:“当地人不会晚上出来吃面,只有外地人才晚上吃面。当地人一般是起早,5点钟赶到面馆,吃头汤牛肉面;所以兰州老字号面馆下午3点后就打烊了。”

我们听了相视一笑。当然,在兰州徘徊,我不仅对牛肉面产生了浓厚兴趣,同样对始建于1907年由德国人设计建造的黄河铁桥有着好感。

黄河唯一穿过的省会城市中心只有兰州。兰州铁桥是漫长黄河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铁桥,曾享有过“天下黄河第一桥”的美称。1928年,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兰州黄河铁桥”改名为“中山桥”,此名一直沿用至今。据说之前没有桥的日子,兰州人在春、夏、秋季只能靠着羊皮筏子、浮桥、小船来回摆渡过黄河,冬天河面结冰,可以在冰上行走。铁桥伴随着黄河两岸兰州百姓们的童年、少年、青年,以至老年的一生岁月。如今,历经百年而依旧壮观的铁桥,如同彩虹一般飞架于滚滚的黄河之上,远处,白塔山上巍峨的白塔屹立在秋日午后浓烈的阳光下,联结着历史深处的温暖记忆。百年岁月中,黄河兰州段一百多公里的地域,先后纵穿黄河建起了40多座大大小小的桥,有些桥,无论规模还是技术含量都超过了铁桥,但是中山桥留给我们的故事与感受可能更浑厚、更悠长。因为西部地区的贫困落后的面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得到根本改变,它,或许就是最好的见证者。

徘徊在兰州,突然感觉到,我的足迹被兰州人绊住了。兰州人依旧保持着淳朴、憨厚的初心。出租车到了客人的指定地点,司机说了具体位置后,为方便客人,特意多绕了几个弯直接送至目的地,但绝不收绕路的钱。所有的食品货真价实,绝不会缺斤少两,有些水果不是当地产,店主一定会告诉你来自哪里,而且还会说明,可能时间有点长,口感不一定好了。

徘徊在兰州,我必须寻找“八路军兰州办事处”遗址,因为西路军失败后,它曾先后收留过四千多名西路军失散人员;我必须参观甘肃省博物馆,因为那里有国宝级珍品《马踏飞燕》;我必须走近回民清真大寺……

可能是由于西北地域辽阔,我发现兰州人的方位感、距离感与江南人有很大的区别。在方位感方面,我们一般习惯面对物体说左边右边,而兰州人是背对着物体指左右。在距离感方面,在兰州问路,如果他告诉你,不远,就在前面,那至少要走上1千米;如果告诉你拐弯就到了,那起码是3千米;如果说,往前就到了,那至少是20分钟路程。

回到江南,正如轻轻地越过一个季节,仿佛还没被秋风吹醒,感觉有一个人温暖地叮咛,我内心亲切的思念,依旧在兰州徘徊。



24节气之冬至
(篆刻)
郑亦辰(10岁)

洪深:中国话剧、电影先驱

顾建军

编者按:2024年12月31日是洪深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日。洪深立志做中国的“易卜生”,是中国杰出剧作家、导演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中国现代话剧和电影的奠基人之一,抗战文艺先锋战士。谨以本文纪念这位常州走出去的中国话剧、电影先驱。

他是中国第一个专学戏剧的留学生,第一次提出使用“话剧”一词,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剧本,编创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撰写了近70部戏剧和电影剧本,导演了50余部话剧和电影,为中国电影和戏剧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就是中国话剧、电影先驱洪深。洪深说:“戏剧是感化人类有力的工具。”从立志做中国的“易卜生”,到成为中国电影界勇往直前的“黑旋风”,从抗战文艺先锋战士,到教育育人的“老夫子”,他的一生都在践行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形成的这一理念。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传奇艺术人生。

立志做中国的“易卜生”

洪深出生于1894年12月31日,江苏武进人,清代毗陵七子之一、人口学家洪亮吉(1746—1809)六世孙。他自幼聪颖好学,18岁考入清华大学。

“我本是一个大少爷出身,真是不知民间疾苦,到这时候,我才有一机会,和那劳苦下层的人民接触,真切的认识他们,能深深的同情他们,不但造就了我初期作品人道主义的倾向,并且建立了我为后来转向科学的社会主义基础。”在清华园,洪深形成了自己的戏剧理念:戏剧是感化人类有力的工具。1915年,他写出反映平民生活的第一个剧本独幕剧《卖梨人》,1916年,创作编排多幕剧《贫民惨剧》。

1916年夏,洪深赴美学习,1919年转入哈佛大学从戏剧大师乔治·皮尔斯·贝克(1866—1935)学习戏剧,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国外专攻戏剧的留学生,并相继创作了英文剧《虹》《木兰从军》和《牛郎织女》。

“我在美国的生活虽快乐,但事业总还是要在中国做的。”1922年,在回国的海轮上,洪深说:“我愿做一个中国的易卜生”。当年冬天,他创作了反对封建内战的成名作《赵阎王》。

在上海,洪深开始舞台艺术的实践与探索,对文明戏进行了从形式到内容的改革。1924年,他将英国作家王尔德的话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编成四幕话剧《少奶奶的扇子》,公演取得极大成功。当年,洪深正式将这种新的戏剧艺术形式命名为“话剧”。

抗战文艺先锋战士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为抗日救国,洪深毅然放弃了复旦大学教授的职位,参加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主持的救亡演剧队,并任第二队队长。在救亡演剧队,洪深与洗星海、金山等,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过着每天只有一毛钱生活费的艰苦生活,辗转南京、徐州、开封、郑州、武汉等地,演出了《九一八以来》《放下你的鞭子》等剧,一路宣传抗战,鼓动民众。1938

我在地坛

上官红霞

跨过矮矮的石阶,送儿子来地坛了。母亲站在背后,静静地看着轮椅上的儿子,直到轮椅拐了几个弯,淹没在茂盛的草丛和高大的树林里。

沿着史铁生轮椅碾过的路面,我们继续慢慢踱步。

极目之处全是树,苍劲古老的柏树、高高的白杨、硕大的枫树、粗壮挺拔的银杏……树下是满眼绿色的小草。史铁生说:“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每一棵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辙印。”耳边飘过这句话,我似乎看到了一个身影的落寞,这个地坛装满了他无边无际的苦水,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眼眶红了。

每天,他摇着轮椅从自家院里来到地坛公园,安静地跟这里的古柏、白杨、枫树、枣树、银杏树一起呆着,默默凝视,相顾无言,呆着呆着,就有了《我与地坛》。他一个人在树下安静得让人心疼,想必,内心的绝望、无助、孤独,只有陪伴他的每一棵树、每一寸草知道。

1969年,史铁生到延安插队,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对他来说,彼时的地坛仿佛就是为他精心安排的一个好去处。

“仿佛这故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

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来,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在双腿瘫痪后,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出路,四顾茫茫,绝望之际,史铁生来到地坛,“我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为什么要出生,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以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

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地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

那一刻,史铁生突然想明白了生命的真谛,于是,他不再怨天尤人、不再怨斥命运的不公,而开始埋头写作,最终在文学道路上收获了丰硕的成果。

年,他赴武汉,在军委政治部任戏剧科长,组织了十几个抗战演剧队。1938年年底,各路救亡演剧队汇集武汉,戏剧界联合公演了洪深导演的大型话剧《最后的胜利》。

中国电影拓荒者

洪深对我国的电影艺术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24年起,他以拓荒者的英姿,投身于中国的电影事业。1925年,撰写了我国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申屠氏》。1930年,编写并参与制作了我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他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正规化的电影学府——中华电影学校。

1930年,美国“辱华”影片《不怕死》在上海公映。洪深观看后,当场在影院发表演说,批判该片肆意丑化中国人,并向法院提起诉讼。洪深的正义举动,得到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最终迫使主演公开道歉,影片公司也保证不再放映,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不怕死》事件”,开创了外国辱华影片被禁映的先河。洪深也因此被誉为剧坛“黑旋风”。

1934年,洪深创作了中国第一部正规的电影文学剧本《劫后桃花》。他一生创作了38个电影剧本,其中有26个剧本被电影公司摄制成影片。他还导演过9部电影,撰写了大量电影理论著作,为中国现代电影艺术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戏剧电影教育的老夫子

在从事话剧和电影工作的同时,洪深一生都没有脱离教育,始终把培养影剧人才作为最重要的工作,做一位诲人不倦的“老夫子”。

洪深博学多才,平易近人,前后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所名牌大学任教30多年,创办过影剧学校并在多所戏剧学校任教,组织和领导过好几个剧团,培养的人才似桃李遍地,像赵丹、蓝马、舒绣文等著名艺术家都曾受业于他,著名导演谢晋就是他的得意门生。

新中国成立后,洪深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剧协副主席,任政务院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局长,为新中国戏剧事业、外交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1955年8月29日,洪深因病在北京逝世。

洪深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当年在清华园的理念:“戏剧是感化人类有力的工具。”著名剧作家曹禺评价他:“能编、能导、能演,是剧坛的全能;敢说、敢写、敢做,是吾人的模范。”洪深始终心系家乡。离世前的1955年6月,洪深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回到常州,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看了故居、五奎桥洪氏家族祖堂地。今天,在常州市洪亮吉纪念馆内,设有洪深纪念馆,展出其生平事迹、著作、手迹、遗物等。



剑阁图 (象牙浅刻) 王津禹